

張天化著

文學革命

中敏署端

引言

當我看見托洛斯基(Trotsky)新著的一本文學與革命，在書目上發表的時候，我就起了做這本書的動機；因為像這一類的書，現在外間還沒有，不敢說要等我來做，不過我何妨先來開一開路，藉此可以引起讀者的注意，可以一齊來努力於這條新的文學的大道上，使得文學上發出一點新生機，使得文學上顯出一點真效用。

我們知道文學與時代精神有密切的關係，離開時代精神，就不會產生好的文學。試問現代文學界所需要的是什麼？現代青年所渴望的是什麼？現在迷感青年與麻醉青年的文學作品，充滿了市塵；那些夢幻遊仙，海市蜃樓的色彩，更是滿布在文學界裏，此後我希望作者不要再做那些消遣品，讀者不要再白廢光陰去流連欣賞。

文學與人生更是密切，離開人生，文學就沒有什麼價值可言；革命

文學的立足點是在人生方面；人生的前進，是靠文學來做一個開路先鋒，文學的效用，是全在求人生的向前發展。

我們只要認識了時代精神與了解了人生的意義；那末文學與革命的相互關係，也就可以不言而喻。

民國十六年除夕。於上海，天化誌

文學與革命目錄

第一章	文學與革命的關係·····	一
第二章	革命文學的界說·····	二三
第三章	革命文學與文學革命·····	三三
第四章	革命文學與一般文學(上)·····	三七
第五章	革命文學與一般文學(下)·····	七
第六章	文學進化與社會變遷·····	二六
第七章	熱烈的感情·····	一四
第八章	各種主義及其影響(上)·····	一六〇
第九章	各種主義及其影響(下)·····	一八二
第十章	革命文學的真價值·····	一九三

文學與革命

第一章 文學與革命的關係

革命與文學，看起來，兩者似乎漠不相關，其實是互相維繫，不可分離。文學是革命的先鋒，革命是文學的後盾。革命若不用文學去廣爲傳播，喚醒人民，革命是永無成功的希望；但有文學的宣傳，不能見諸事實，這種叫做空言，毫無價值。有人以爲宣傳革命是普通文字，不是文學。這一種論調，第一是未明文學的定義，第二是未明文學的真價值，第三是仍舊抱着從前那種以吟風弄月才算文學的舊觀念；後面要依次講明，這種論調是不對的。而況文字與文學，當中並沒有顯然的界限，所以中外的學者，對於文學的界說，頗多爭論，下一章再詳細講明。至於文學與革命何以有密切的關係呢？可以分作兩層來講：

第一根據思想方面：革命這兩個字，籠統看起來是異常含混，現在要拿它分開來講：一種是先知先覺的提倡革命主義者，一種是後知後覺的宣傳革命主義者，還有一種不知不覺的，受了宣傳者的薰陶，去實行革民工作的。總之，既經先覺者提倡之後，必定有後知後覺者應和，於是就有組織，成功一個革命團體。既成功一個團體，這個團體中的分子，大家就分工去做事，有的用語言文字去革命，有的用武力去革命，方法看似不同，其實革命的精神，是完全一樣，現在列表如下：

1. 革命主義者。（先知先覺）

革命 2. 革命團體（黨）

3. 革命方法

（甲）用語言文字去革命（宣傳）

（乙）用武力去革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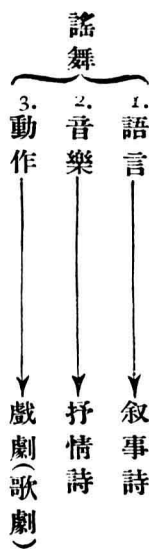
革命既已分析開來，我們也得將文學分開來講一講；單說文學兩個字，也是太嫌模糊籠統，因為文學是要分爲作者與讀者兩方面，文學家，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，第一要有天才，第二要有相當的學養，第三還要有發表的技能；三者俱全，才可以做一個作者。可是同一作者，有的祇能發表普通文字，有的能做出精深優美，博雅絕倫的作品。至於讀者方面，也有兩種景象：一是了解普通文字，一是能欣賞高深的文學，列表如左：



革命與文學，俱已分析開來，然後再看它們的關係，其間變化錯綜，至爲繁賾。第一提倡革命主義者，同時必定是一個文學作家，因

爲要發表自己的主義，不得不努力於文字的鼓吹。不過這種提倡革命主義者，往往只用普通文字來發表，使讀者易於了解，宣傳的力量才來得強，效用力來得大。高深的文學，欣賞的人少，效用也很微，所以提倡主義者，就是自己能夠做，也總不願做。第二宣傳革命主義者，也非有發表能力不可，宣傳的方法，固然是分兩種：一種是口頭的宣傳，一種是文字的宣傳。有人以爲文字的宣傳，可以放在文學範圍以內，至於口頭的宣傳，與文學無關了。不知雖口頭的宣傳，也屬在文學範圍之內。因爲文學的興趣，遠發生於文字創造以前；文字沒有造的時候，已有語言，可以傳達彼此的意思；那時就有一種『謠舞』(Ballad Dance)很爲普遍流行。『謠舞』並不要文字來記載，那時候的人民，口傳心受，自能感受到一種樂趣。就是這種很簡單很粗淺的『謠舞』，實爲後來一切高尚優美的文學的本源。因『謠舞』裏面，已含有三個文學的要素：一是語言，二是音樂，三是動作。

語言可以表示意思，音樂可以表示情感，動作可以發揮興趣；以後逐漸進化，形成爲敘事詩，抒情詩及戲劇等如表：



我國古時候如帝堯時的擊壤歌，黃帝時的竹彈謠（斷竹續竹，飛土逐尖），皆是由『謠舞』脫變而來。更古就要數到葛天氏之樂了，所謂『三人操牛尾，投足以歌八闋。』這八闋的名子，到現在還流傳着，（一曰載民，二曰玄鳥，三曰遂草木，四曰奮五穀，五曰敬天常，六曰建帝功，七曰依地德，八曰總萬物之極。）可是歌詞就莫名其妙了。這就是古代的『謠舞』，『三人』是合唱，抓住牛尾，一面搖着腳，一面唱着；這種活潑而快樂的情形，到現在還可以想像得到。這是說明口頭的語言，依舊脫不了文學的干係；現在將摩爾登

Moulton 的文學分類演進表——見氏所著文學之近代研究——列在後面，格外可以看出口頭文學的重要：

現在已經說明雖口頭的宣傳，也脫不了文學的關係，至於文字的宣傳，格外不用講了。各種宣傳文字，程度縱有深淺，手腕縱有高低，議論縱有鬆緊，說理縱有明晦，其能感動人心，有功革命則一，不過效用上略分大小罷了！至於讀者方面：只要能識字，就可了解，由了解可以生出同情，既能同情，就是不革命的，也可以變為革命。提倡革命主義者，總是站在人前，大多數民衆，距離得很遠，其相差的程度，或三四年，或數十年，或數世紀也說不定；因此易卜生曾慷慨地說道：『少數人是對的，多數人是不對的。』所以『服從多數』這句話，是很靠不住。假使中山先生在四十年前，服從多數的保皇黨及不革命的羣衆，不提倡革命，恐怕中國到現在還不能脫滿人的羈勒，更哪裏有自由平等幸福的可言呢？因為提倡者是站在前面，自不得利用文字來發聾振聵，這一種文字，自然是愈淺近，愈明瞭，愈通俗愈好。可是這種淺近文字，因為其他關係，往往能超過

一切優美的文學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因為這一類的文字，思想是新穎的，感情是真摯的，用意是善良的，所以能臻到文學的上乘。這就是就思想方面講，文學與革命確有密切的關係。

第二根據生活方面：文學所以表現人生，批評人生，及慰藉人生。

1. 表現人生 吾人在這廣漠無垠的宇宙中，不知始終的時間內；據有文字的記載，已有五千餘年。文學裏所能表現的，就時間方面言，所謂上下五千年，就空間方面言，所謂縱橫四萬里；一訴之於歷史，一訴之於新聞；對於過去人類的言行，現在人類的舉動，甚至對於將來人類的希望，無所不包。大而至於政治的改革，社會的變遷，經濟的改動，制度的興廢，以及朝代的更替；小而至於一家一族的統系，個人的出處，言語，個性的特色，以及一切典章文物，甚至如衣裳之長短，冠履之式樣；皆靠着文字才能一一表現出來。更有不可

捉摸的人類生活的情形，歡愉還是苦惱，喜悅還是煩悶，快活還是悲哀，皆能從文字中細細地傳達出來。

2. 批評人生 原來人類自從有組織以來，人類與人類間相互的關係，一直沒有能平等，總是你壓迫我，我壓迫你，甲剝削乙，乙剝削丙。

人類就在這種煩悶，痛苦，黑暗的當中，過一種苟且的生活。間有一二文學家出來，代呼不平，往往於表現之中，自然含有一種批評的作用，不一定要說明張三好，李四醜，教讀者見了作品，自然曉得。如『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。』一見就知道是說人間貧富不均的慘痛。再看近人的新詩言——

渴殺苦，渴殺苦！

田乾稻枯，田乾稻枯；

渴殺稻田，苦殺農夫。

腳踏枯槁，心如轆轤；

心焦力乏，汗下如雨，

身上有雨，天上偏無；

怎得天上雨點，也同身上汗珠一樣粗？

渴殺苦，渴殺苦！

渴殺稻田，苦殺農夫；

回頭看田主，高堂大廈，間坐等收租。

這種詩，教人一看，也可以知道人間勞逸不均的苦痛。再看莫泊

||| Maupassant 1850-1893 所做的一篇二漁父小說裏，有多少很動人的說話，如『人殺人，殺到這樣，豈不是瘋子嗎？』又說：『韃勒寧山上的大砲，不住地響，也不知掃蕩了多少法國的房屋，也不知打死了多少生命，也不知打破了多少人的希望夢想，也不知毀壞了多少人的快樂幸福，也不知打碎了多少爺娘妻女的心肝！』看了這些，自然使人對於帝國主義所惹起的戰爭，生出痛恨和悲哀。這皆是不批評而自

然有批評的妙用。

3. 慰藉人生 照上面這種情形看起來，人生不是痛苦極了嗎？人生如此，人生還有什麼價值呢？人生所以能繼續地前進，繼續地向前努力，繼續地延綿不絕，皆是因為有一種新希望，因為要達到這個新希望，不惜勞苦，不惜犧牲，不惜一切，拚命向前做去。如登高山，曉得到了山頂上面，『天風浪浪，海山蒼蒼』另有一種天地；所以我們爬山時，不怕山路崎嶇，不怕手胼足胝，努力向上爬去，雖吃苦也不以為苦。人生也不是如此嗎？而這個新希望，就是文學裏面所賜給我們的。

甚麼烏託邦，甚麼理想國，都不過是文學家不滿意於現實的環境，而假設一種希望中的環境。當文學家要描寫出他希望中的環境的時候，他不管達到那希望的環境路程中間，有多少艱難險阻，有多少迂迴曲折，他總必運用他的文思，把他們排除，而描寫出他希望中的環

境。

文學家是如此，革命家更是如此，革命家遇到一種不滿意的環境，或是社會腐敗，或是政治紊亂，他必不避辛苦，不怕困難，結合一種力量，來推翻那種社會，推翻那種政治，而把他希望中的社會，希望中的政治實現出來。

文學與革命，在因爲不滿意於一種環境而要實現出一種希望中的環境上，却是相同。不過一則是實現希望中的環境於文字之中，一則是實現希望中的環境於世界之上罷了。

然而每每因爲這種文字中的烏託邦，文字中的理想國深入了人心以後，促成革命，使一種希望中的社會，或是政治，能在最短期間實現。法蘭西革命，要沒有盧梭和福祿特爾等人對於新思想的鼓吹，革命爆發的時期或者沒有那樣快，俄羅斯革命，要沒有高爾基和託爾斯泰等人對於舊制度的攻擊，舊制度崩潰的時期，也或者沒有那樣快。

照這樣說起來，文學與革命，不但是相同，並且可以說，文學是促成革命的原因，革命是文學鼓吹的結果。

第二章 革命文學的界說

要講革命文學的界說，不得不先單講文學的界說。文學的界說，向來是言人人殊，有的將文學範圍定得極寬，有的將文學範圍定得極窄；總之是不明文學的真正價值罷了。我國古時，對於『文』這個字，就有許多不同的見解，隨使用：有作文德解說的，有作文章解說的，有作文藝解說的，各不相同，看用在什麼地方。如論語上

『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』——指六藝而言

『孔文子是以謂之文也』——指文德而言

『周監於二代，郁郁乎文哉。』——指典章而言

至於『文學』兩字，實爲孔門四科之一，所謂『文學子游子夏』，